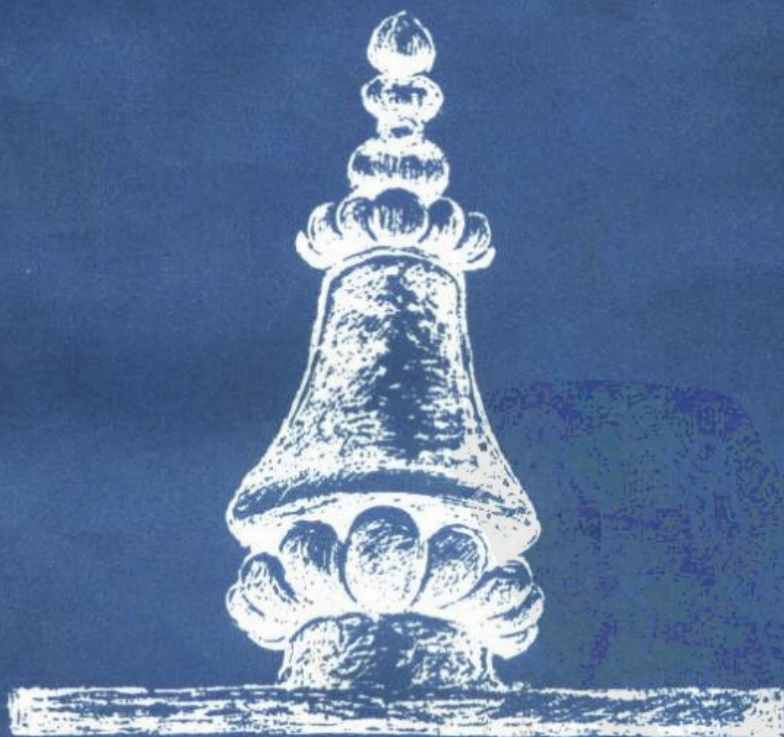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一辑



封面设计 强 桑

责任编辑 杨志国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一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部队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字数25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 17170.22 定价: 2.10元

藏学知识
PDG

序 言

西藏，世界的屋脊，祖国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雪山环抱，大江奔流，田园秀美，林木葱茏。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宗教艺术，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纯朴的劳动人民……一切一切都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足堪自豪。

西藏，和平解放已经三十三年了，自治区的成立也二十年了。四分之一世纪还多一点的光阴呼啸、汹涌而过，留下了沉重而坚实的足迹。西藏人民正以美的形式来表现生活的美，为举世所瞩目。

建设西藏，必须要认识西藏，要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而对西藏历史、社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多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西藏学。这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兴趣，使它与汉学、蒙古学、突厥学、满洲学、敦煌学等共同构成了研究中国乃至研究东方文化和历史的主要内容。如今，据我们所知，有两个平行的国际藏学会议，每三年各举行一次学术讨论；有十多种藏学的或与藏学有关的刊物；在二十几个国家中的高等学校里设有藏学专业（语言、历史、宗教、文学等）或课程，或研究机构。环顾我们国内，解放以来，藏学事业也是蓬蓬勃勃，云蒸霞蔚，教学科研、出版正如雨后春笋，日新月异。

西藏学作为中国自己的科学，我们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应

该站在世界的最高水平上，这是我们应有的雄心壮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提高我国的藏学水平，发展西藏的四化建设，我们需要了解国际范围内藏学研究的进程和成果，需要掌握这一学科的最新信息。这几年，在许多同道共同努力下，翻译了许多国际上著名藏学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对它的了解，使我国西藏学研究工作者保持与时代同步前进的节拍。不无遗憾地是，这些文章散见于不同的书刊杂志，阅读使用终有不便，所以有必要创办一个定期出版的丛刊以满足藏学界的需要。而《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的正式出版，则正是当前极需的一个集散地。

从第一集所收的十二篇文章看，包括了历史、宗教、民俗、文学和艺术等门类；就作者的国别来说，包括了日本、法国、匈牙利、意大利、捷克、英国和美国（其中还包括流寓海外的藏族学者——华裔藏学家）；就作者年龄来看，有老年的藏学家，也有中年的学者。在今后的编选过程中，也希望能尽量照顾内容和作者的国别、年龄，使之真正能反映出国外藏学研究的情况。

沈卫荣同志为本集的编选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向他致以谢意，也感谢供稿的各位译者和校者。

王 尧 1985年1月6日

目 录

序言

西藏古代史研究……佐藤长著 姜镇庆译 (1)

吐蕃统治的敦煌……山口瑞凤著 高然译 (32)

吐蕃在中亚的活动……森安孝夫著 劳江译 (64)

释[藏文]：七——九世纪吐蕃帝国

的行政单位……乌瑞著 沈卫荣译 (131)

白居易致吐蕃当局书

……约瑟夫·柯尔玛斯著 阿沛·晋美译 (139)

吐蕃与宋、蒙的关系……毕达克著 陈得芝译 (166)

蒙古在西藏的括户……毕达克著 沈卫荣译 (206)

松巴堪布《青海史》译注

……杨和璠著 向红茄 陈庆英译 (217)

西藏的噶伦协札旺曲结布

……毕达克著 耿升译 (252)

《苯教史》选译……卡尔梅著 王尧 陈观胜译 (269)

西藏艺术……卢米尔·吉赛尔著 张保罗译 (323)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拉萨“街谣”

……高尔斯坦著 谢纪胜译 (354)

西藏古代史研究 (连载一)

(日) 佐藤长 著 姜镇庆 译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古代西藏王统论

西藏高原横卧在喜马拉雅山之北、昆仑山之南、帕米尔之东、接壤中国西部的甘肃、四川、云南的地方。整个来说，西藏高原越向西北，地势越高，越向东南，地势越低。因此，发源于西藏高原的亚洲大江河大多都深深地切割台地，向东南流去。人类很早以前就在高原严酷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游牧，而在气候与高原稍微不同的江河流域，却利用仅有的耕地，进行农业生产。至于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种生产活动，现在还是不清楚的。不过，七世纪中叶在西藏形成统一王朝时，已经在西藏高原上出现了许多使用藏语的剽悍的部族。他们的文化，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及毗邻的印度和汉地的文化。他们的历史记载，不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能和这两个地区的历史记载相比，尤其不能和汉地的历史记载相比。后来，佛教在西藏得势，自此以后，古代西藏的历史或多或少都带有宗教色彩，因此还保存了难以视为史实的记录。当然，有关西藏历史的藏文文献比其他干旱地区的民族文献并不少，但其史料价值是有疑问的，特别是这些藏文文献对西藏古代史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我所说的“古代西藏”是指从七世纪到会昌元年(841

0005098

年)达磨王逝世以前的古代西藏王国,也就是指汉地文献中所谓的吐蕃时期。古代西藏王国第一个给藏民族带来了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了现在西藏文化的基础,就这一点来说,吐蕃不仅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汉地历史角度来说,它是唐代塞外史上最活跃的异族国家,与唐朝有过密切的关系。当然,藏文文献对古代王国的辉煌成就作了赞美,而唐代的各种文献则保存了有关蕃汉交往史的丰富记录。因此可以说,有关西藏古代王国的史料大体上都已具备,从史料上来说,对研究工作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但是研究工作并不象过去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进展,特别是对唐代塞外史,直到现在还没有开拓,仍然搁置下来。当然,这有各种原因,但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藏文史料不是存在直接能利用的地方。整个来说,自从A·乔玛以来,探讨吐蕃历史时使用的材料,都是传自西藏的佛教史类。^①及至柔克义等人对照了西藏佛教史料和汉地史料以后,才编纂了稍微客观的古代西藏史。^②布谢尔发表《旧唐书·吐蕃传》译文以后,扩大了利用汉地史料的方法,^③日本也用这种方法,对吐蕃史进行了各种研究。但是,西藏佛教史料和汉地史料有不少彼此矛盾的地方,而且保留着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王名和年代不一致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首先研究其当权者的姓名和年代,用最确实的纪年做为标准决定历史事实的。西藏历史的研究也应该是同样要研究执政者的姓名和年代,可以肯定,这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但是除了西藏古代史外,没有一个研究领域象汉文文献和西藏文献关于王名和年代这样分歧多的问题。《布顿佛教史》记载的王名和年代同

两唐书等史籍所载王名和年代大体上是一致的，然而对这两类史籍的精确对比，还没有取得成功。虽然《青史》所载吐蕃年代和汉籍所载吐蕃年代比较一致，但是两者所记载的吐蕃王名却仍然不一致。西藏古代史，也应该首先解决王名和年代这个根本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才有可能确定各种史实。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决定王名和年代，以说明再现历史事实的根据。原来，王名和年代的决定，如不联系史实的决定，是不可能的。反之，有时却由于历史事实的决定使王名和年代的决定更加确实可靠。这本书中，我准备通过详细考证决定王名和年代。与此同时，花费一些篇幅，尽量详细说明历史事实。因为这本书是以决定年代为主来说明历史事实的，所以内容主要叙述历史事件。因此，我这本著作也许远不能称之为概论性的古代西藏通史。不过，任何一部通史都是从个别事实的决定开始的，这样看来，我作这种基础性工作，就不一定没有意义。书中由于对事件的冗杂的记叙而变成了枯燥乏味的内容，这是不可避免的，尚希读者充分谅解。

本书的主题就是要解决汉、藏两种文献关于西藏王统的矛盾的记载，关于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汉籍的可靠性是大家都承认的，勿庸赘言。问题是西藏文献的史料价值。下面让我首先介绍被史家视为最基本文献的西藏文献，接着说明其史料价值，最后谈根据新出史料纠正过去研究成果的可能性。

一般人们作为有名的西藏文献列举了这样几部著作：《布顿佛教史》、《青史》、《王统记》、《第五世达赖佛教史》、《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多罗那它佛教史》、

《蒙古佛教史》。对这些吐蕃文献的版本已由壬生台舜作了介绍，在此不再重复。^④在这些文献中，对我的研究对象古代西藏史都有各种记载。从年代来看，上述《第五世达赖佛教史》下面各书，没有增加多少新史料，看来它们几乎都承袭了《布顿佛教史》、《青史》以及《王统记》的内容。因此，我把这几本书作为批判的对象，末了稍微述及《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

A、《善逝教法史》，简称《布顿佛教史》，著者布顿。

这本书在西藏佛教史类中是最初的一本书，杜齐对这本书在西藏文献中的地位作了详细说明（TPS·P.142），在此不谈它。河口慧海说，这本书有以下三种版本：（一）夏鲁版；（二）札什伦布版；（三）德格版。^⑤我国东北大学所藏《布顿佛教史》的页数，^⑥和上述三种版本的页数都不同，它是更新的一种版本，^⑦是布顿全书的一部分。东北大学藏本和奥贝米莱在翻译时使用的拉萨版相比，^⑧各种缀字的区别尤为明显。奥贝米莱翻译该书使用的原文可能和河口慧海所举三种版本中的某个版本一致，但不知其详。河口慧海曾说明了《布顿佛教史》德格版的大致内容和页数，因此与德格版^⑨比较就可以知道奥贝米莱翻译该书所用的版本，至少不是德格版。我在这里使用的《布顿佛教史》原文是以东北大学藏本为基础，参照奥贝米莱的注释校订的，它是汛义第二《论吐蕃国法是怎样产生的》中的第一“前弘”和第二“后弘”的部分（ya122b—140b参照附录第一）。

关于布顿（1290—1364年）的事迹，河口慧海在其著作中说明了概要，^⑩对他的学术成就可能由别人论述，在此不

赘。关于《布顿佛教史》的成书年代，河口慧海认为是著者在三十三岁那一年，亦即公元一三二一年，我同意此说。

B、《青史》，著者薰奴贝。

《青史》的木版现藏于拉萨的功德林和安多的若尔盖两处。我使用的是功德林版，这是个颇罕见的版本。其木版已年久老朽，因此为了补充磨损的部分，重新更换了部分木版。也许是因为木版老朽的缘故，印刷得很不清晰，令人感到判读之困难。我使用的原文是东北大学藏本，^⑩据多田等观说，东北大学所获《青史》是印刷得比较清楚的，但难读之处还不少。

《青史》的著者是薰奴贝（1392—1481年），关于其著作年代，该书载（ka 27a）：

从（大明王即位的）戊申年到今天的丙申年，已经过了一百八年。

卷末又载（ba 14a）：

这本书说明吐蕃国的教法和说法者是怎样产生的，它是在法王松赞诞生以后，经过八百五十年即戊戌年，由说法僧薰奴贝编撰。

丙申年是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接下来的戊戌年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因此我认为《青史》完成于一四七八年。羽田野伯猷也曾谈及这本书的成书年代问题，桥本光宝也认为《青史》是一四七八年完成的。^⑪夏尔·贝尔则认为《青史》写于一四七六年，^⑫他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仅仅根据上面所引《青史》第一章的文章来决定该书的完成年代。

这本书的内容，贝尔已在其名著《西藏宗教》一书的卷

末，介绍了各章十五个项目，^⑭后来桥本光宝翻译出版贝尔的《西藏宗教》时，根据东洋文库原文，同时发表了《青史》十五个项目的藏语原名及其日语译文，^⑮据此我们可以了解《青史》的大概内容。最近，罗列赫出版了《青史》的全文译本，且在译本中附有中肯的内容介绍，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该书的内容。我的研究对象就是《青史》第一章《教法源流根本、王统、教法前期弘通之章》。

C、《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简称《王统记》，著者索南嘉仓。

据传，著者索南嘉仓是萨迦巴的僧侣，戊辰年在桑耶撰写《王统记》。劳佛尔认为这本书的成书年戊辰年是一三二八年，^⑯但杜齐认为《王统记》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一五〇八年。他的根据是《王统记》引用了布顿的弟子蔡巴庆喜金刚（ཇུ་པ་ཇུ་པ་ཇུ་པ་）所著《红史》，甚至还引用了一四七八年出版的《青史》，因此他认为一四七八年以后的第一个戊辰年只能是一五〇八年。他这个见解极为得当，我赞同此说。《王统记》是年代比较近的著作，内容丰富，又有重要史料，主要记载了吐蕃诸王的事迹，许多奇迹故事和固有名词。因此从整体来看该书属于佛教史，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它对我们了解西藏古代史很有益处。遗憾的是这本书在我国连一本也没有，因此不可能根据原文来正确而全面地了解该书的内容。最近，中国的王沂暖把《王统记》译成汉文出版，书名《西藏王统记》，译者在索引中将固有名词和藏文作了对比，因此对使用颇称便利，很值得参考，但译本有许多排印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迫切希望弄到一本《王统记》原著。

此外，与《王统记》这个书名容易混同的有埃米尔·丰·斯拉金特维特的德文译本《西藏诸王》。由于译者把这本书介绍为《王统》的译本，所以有些部分与《王统记》容易混同。其实《西藏诸王》是完全另外的文献。如斯拉金特维特所说，这本书的原文是拉达克的王室藏《王统记》，译文根据的是三个喇嘛的手抄本。该书是译者的兄弟赫尔曼·丰·斯拉金特维特在拉达克的列城得到的。因此可以称之为《拉达克王统记》，它与原来的《王统记》完全不同。不过，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的确是古代西藏王统记，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参考的文献。但与《王统记》相比，内容简略得多，史料价值并不大。其后半部分是表明其独立存在意义的部分。这后半部分记载了一八五六年以前的王统，从其中可以看出该书的著作年代及其较近的删改年代。译者在译本的卷末收录了这本书的原文。弗兰克根据马克思新获《拉达克王统记》原文，对该书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向学术界作了报告。^⑩ L.毕达克又根据弗兰克的报告进行研究，发表了《拉达克王统记研究》一书，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仍然探讨了古代西藏诸王的事迹，因此我准备在本书中随时参考和批判《拉达克王统记研究》。但是我们始终得不到《王统记》和《拉达克王统记》原文，因此笔者在本书中使用的《王统记》是王沂暖的汉文译本《西藏王统记》，而《拉达克王统记》是用斯拉金特维特的德文译本《西藏诸王》，^⑪ 这是不得已的。

D、《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简称《如意宝树史》，著者益西班牙觉。

益西班牙觉（1704—1788年）因其祖先出身苏毗地区，一

般都称他松巴堪布。关于他的事迹，已由阐达拉·达斯作了简略而系统的介绍，我同意他的观点。^⑭

《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这本书，因达斯在加尔各答铅印出版而广为流传，但达斯没有翻译本文，只是在铅印本中附录了序言和内容目录。据传，达斯用来铅印的原文是现在东洋文库所藏手抄本。^⑮其原版收藏于何处，不为人所了解，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疑问。不仅达斯本人不知其下落，甚至进入西藏的诸师都不能肯定该书木版藏于何处。在一九四三年长尾雅人调查内蒙古的喇嘛庙时，终于在绥远的五塔寺将它发现了。如果多田等人的估计没有错，那末，五塔寺所藏《如意宝树史》的木版，不论在蒙古还是在西藏，都是独一无二的。^⑯达斯之所以不知该木版的下落可能是地理上的原因。不过，何以将它藏于五塔寺呢？据达斯说，松巴堪布和章嘉呼图克图都能出入乾隆皇帝的禁廷，甚得乾隆的信任，并且由乾隆皇帝授与他蒙古诸王精神领袖的地位。松巴堪布年青时，在西藏各地修行，最后作为佑宁寺的主持而结束了其生涯。实际上迄今尚未发现他住在蒙古的记录，据传，松巴堪布在汉地住了大约九年时间，东北的居民和蒙古的居民都非常崇敬他，也许是由于北方民族对松巴堪布如此崇拜，所以才把《松巴全书》的木版（《松巴全书》即《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译者）藏于当时蒙古的中心绥远的。《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完成于一七四七年，由于这个原因，它比前述三本书对近代史能提供一些珍贵史料，但有关古代史的史料却远远不及前述三本书。

上述四部文献中，《如意宝树史》因年代太近，不去管它。问题是《布顿佛教史》和《青史》。从内容来看，《布

顿佛教史》首先论述了法的意义和修行法等问题，说明了今世之开辟、佛的出世、佛教教法及其继承以及佛法传至西藏以后怎样翻译经典的经过。由此可见，《布顿佛教史》就是阐释佛教经典的来历的，在书末附录了上述各项的目录，这种安排是必然的归结，显然，这正是一本佛教史。然而，《青史》虽同为佛教史，却与《布顿佛教史》不同，它根本不谈教法及修行等问题，一开始就直接论述开天辟地，极简单地谈到印度佛教史，但对教法在西藏的各种传说却特别重视，记叙颇详。

就布顿来说，由于他的教学而人们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这就给他的西藏第一部佛教史以一种权威。但是《青史》的史料价值在于它根据干支法详细记载了年代，正确而详尽地整理了西藏佛教史。关于《青史》所载年代的正确性，有人具体指出它与汉文史料一致。诸家之所以把《青史》推为头等史料，似乎也是因为它记述详细和年代正确这两点。事实是不是这样？下面让我根据《青史》开头的第一章，稍微详细研究这本书的内容，以便把研究深入一步。

《青史》分为以下各节：

第一节，归敬文（མཆོད་པར་བརྟན་པའི་སྐབས་），对这一节我没有什么可谈。

第二节，众敬王世代

这一节大致提出了从众敬王（མཆོད་པར་བརྟན་པ་）到释迦之子སྐུ་ཁུན་ལྷོ་མཆོད་པའི་སྐབས་的三种宗谱。内容是照抄这三种宗谱之间存在的区别，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和综合。对这三种宗谱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种宗谱只有“据经”（ལྷན་པས་）这一句，这显然

是采自《戒事律》(འདུལ་བ་གཞི) ② 的, 第一种宗谱与《戒事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种宗谱明确载称采自《世间智》(འཇིག་རྟེན་གདགས་པ) 。现存《世间住》③ (འཇིག་རྟེན་བཤག་པ) 第十一节前半部分相当于《世间智》, 《世间住》中, 对第二种宗谱的论述即将结束部分, 载有这样一段话:

此为达磨王统, 这是诸师采自各种文献记载的。

紧接这一段叙述了另一个宗谱, 然后结束了第十一节。

第三种宗谱记载为“据《世间智》”(འཇིག་རྟེན་གདགས་པ་ནི་དེ་ལས) , 前引《世间住》的后半部分相当于《世间智》, 亦即前面引用的“律所载言论, 均记载如下”的下一部分。

第三节, 佛所行 (མངས་ཀྱི་མཛད་པའི་སྐབས)

这一节关于佛住在兜率宫一事, 引用了《世间智》, ④ 而佛对人界的再生起心是根据《因施設论》论述的。⑤ 释迦牟尼在蓝毗尼园诞生以后的情况是按照《广行游戏经》(ཐུ་ཆེར་རྩལ་པ) 记叙的, ⑥ 关于佛的享年则引用了《有为无为抉择》。⑦

第四节, 教法继承

这一节根据《八楞伽经疏》, ⑧ 记载了释迦涅槃以后的佛法继承系统。然后说:

现在收于《丹珠尔》的《八楞伽经疏》有两个, 但其中不见有(这个系统), 它可能在未被收于《八楞伽经疏》的其它文献。

事实上, 《丹珠尔》经疏部的两个注释中, 都不见有释迦涅槃以后的佛法继承系统。但布顿却叙述了与《青史》所载法

系相同的法系，他说“《八楞伽经》注释中有如下两种法系”。由此可见，《青史》已经注意到其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当然现在也如此）《八楞伽疏经》之间的矛盾，但它完全承认布顿的权威，同意了布顿的观点。

第五节，十八部分裂

这一节记载说，所据系《十八部分裂经》，现存《异部宗精释》与《十八分裂经》的原文完全一致。对《异部宗精释》的批判是参照天力士和嘉哇喜饶（胜慧）所译《沙弥初夏问》^②进行的。

第六节，波罗提木叉律仪法系

这一节论述了传至西藏的律仪系统。

第七节，西藏王统

这一节根据西藏的传说论述了聂墀赞普以后的王统。这个王统，除了《王统记》外，《青史》第一次作了详细说明。

第八节，由法王各祖布置教法

这一节主要说明了保护和弘通佛法的西藏诸王的事迹。

第九节，西藏诸王的根本怛特罗悬记

这一节解释了文殊师利根本怛特罗（འཇམ་དཔལ་ཅན་གྱི་རྩུན་, Manjuc, rimūlatantra）的一些词句，认为在这些词句中已经预言了将会出现保护佛教的诸王。

第十节，西藏、汉地、蒙古的王统

这一节记载了自周代到明代中期的汉地王统，其中对唐代的王统和西藏王统作了对比，详细记载了年代。

第十一节，结束语

这一节没有标题，对于后期弘通作了详细论述。